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四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稅務總局通告

查近來發現有部份奸商貪以外貨假冒我解放區產品，茲為易於鑑別我產與外產（指貨物），便利各地民商往來與銷貨物計，本局特製印就「土產證明證」（其偽解放區之土產品運來我區者，其運銷手續悉依各該區之規定）。凡我解放區產品運往本邊區境內或其他解放區時，不論公私輸入均須向就近稅務機關，領取「土產證明證」，否則以外貨論。此證規定十二月一日一律啟用，特此通告。

稅務總局通知

查過去發出之查驗證，發現有遺失、塗改、走私人員竊取等流弊，茲為根絕此流弊，本局特頒定新查驗證（字樣橫寫），從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啟用，所有過去行署或專署製印之查驗證完全交回本局作廢。今後如發現有仍攜帶舊查驗證，實充走私者，得將人扣交政府依法處理，特此通知。

榆林以西我痛殲增援敵
打垮馬匪二萬五千人
予敵重大殺傷並乘勝追擊中

（新華社西北十八日電）解放軍於十五日擊潰增援榆林之馬鴻逵匪部三萬五千人。此次馬匪除以少數保安團留守寧夏，率其全部匪徒整編十八師兩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及四個保安團，於六日由三邊出動，傾巢東犯，企圖增援榆林。十三日，進至榆林以西卅公里之寬大灘及柴九灘沙棗掩窰，即遭我軍迎頭痛擊。至十五日中午，該敵被我完全擊潰，並予以重大殺傷，敵乃狼狽向西潰竄，我繳獲甚多，僅迫擊砲即有十餘門，輕機槍即有七十餘挺。現我軍正尾追中。

興縣小善農民大會宣佈
舊機構解散舊幹部候審查
授權代表會議，建立農會臨時委員會

（興縣訊）二區小善行政村貧僱農大會，決定召開的全行政村農民大會，於本月十日在小善召開，審查各村代表，並宣佈舊機構一律取消，舊幹部聽候審查。當日太陽剛爬過東山，各村男女老少農民，以興奮的心情，向大地主郭懲的院子裏匯集。大會就在這院內舉行。到會農民都指點着十六孔窰洞的大院子，一個老漢說了一句：「看人家這窰修的真整齊」，當年白抽伕立即插嘴道：「還不是人家的，是咱的。」參加修築窰洞的老漢也補充道：「是麼，這窰上的石頭都是我們一塊一塊的背來的。嗨！那時石頭掉下個角子也不行。」

農民大會審查農民
把破產地主和富農趕出去

為了保持大會的純潔性，一開始即審查到會農民資格，南四村富農×××（原稿即如此），在本村時當是本家女子，群衆不許意思提出，麻麻虎虎的也擬上來了，侯家溝貧農白心花就提出：「××是什麼成份，怎也來參加咱這會了？」馬上趕出會場。石家吉誠破產地主白武全，當群衆提出他時還在胡巧辯，新中農郭候提立即向他指出：「民國二十八年你曾向我家要了十五石很的糧眼，租過你家一條牛出了八石租子。」一下激怒了到會全體農民，異口同聲的說：「那是狼，快打出去！」小善畔秦明家女人，婆家雖是貧農，但娘家是富農，大家不讓他參加會。經這樣審查，到會三百五十九個男女群衆中（婦女五十九人）被審查出十四人。

四十八個代表中
貧僱農佔四十一人
鬥爭不堅決的代表撤消資格

接着審查各村代表（這些代表在會前各村五相已進行過初步審查，已改換了十六人），每個代表均一一向群衆介紹了自己的姓名、成份、歷史及當選條件後，再由大家來提意見。白家塔代表白富海本來是新翻身中農，但他在介紹時說是貧農，引起到會農民不滿，一致質問道：「你把你家的情形仔細談一下，讓大家來看你是個什麼成份了。」大家質問李潤福說：「他沒實說成份，不讓當代表。」白家塔貧農白拖兒說：「新中農也能當代表，他在村裏和窮人還不親，鬥地主他也不堅決。」最後通過他當代表，但叫他以後要老老實實才行。鍾家塔代表錢祖保介紹後，小善畔貧農劉眼兒就說：「那年鬥爭地主錢懷明時，他說那人窮了，我看人不能鬥地主。」衆人也說：「那人和地主就是客客氣氣，不夠代表資格。」南四村代表與左綿開會不到，也與富農有關係，也被取消了代表資格。霸佔變和福斯地主白雙璧替做過生意，群衆就追問他們的關係。中農王殿河說：「他還欠門地主（該村已自殺的門丁一回）還沒退的。」貧農王虎孩說：「他誰扶誰，沒立場，咱們不要！」群衆馬上通過取消他的代表資格。並且上代表貧農白乳明介紹說：老人死的早，沒好受教育，有手脚不穩（偷人之意）的毛病。群衆都說：「過去他偷人是沒辦法的，是舊社會逼的，以後注意改正就對了。」主封建壓迫，生活沒法子過才偷人的。」舊幹部臉侯枝雖家中困難，辦事公道，不自私，和群衆關係也好，但他是八年前由三區移來的，成份不清，決定暫時停職，等調查成份再說。審查結果，共取消了四位不夠資格的代表。四十八個代表中，中農佔六人（舊中農二人）幹部（在職幹部除外）任一人，自然村代表小組長等會組長十四人，婦女代表十二人。

南斯拉夫已走上
社會主義發展大道
——南勞工部長宣稱——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貝爾格萊德訊：南斯拉夫勞工部長克雷斯杜洛維奇日前在南統一職工會五中全會上發表演說稱：「南斯拉夫已走上社會主義發展之大道。工人工資之增加，將隨社會主義經濟之發展而齊步並進。」克氏強調指出：「南國在今年開始實行五年計劃之後，失業現象即已完全絕跡。」克氏稱：「自社會政治與社會經濟改革以後，一個和平發展時期，並實行多項保障工人和參加工人之社會保險法、每年例假工資照發及女工生產時保護工人健康之規定。」克氏提及工人勞動效率之成就時，指出：「南工人生產率已超過去年百分之六，五四，生產成本削減少百分之三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八十已被採用。」彼說一職工會乃於十日檢查過去一年之經驗與制定今後之任務。

踢開絆脚石
——解散村公所與各主任代表 各村工作由農會自己來辦——

大會轉入訴苦提意見時，到會農民爭先控訴地主惡霸對他們的罪惡，侯家溝貧農含淚訴說惡霸地主白朋良逼死他妻，餓死三歲嬰兒，弄得他打了光棍絕了後，激起到會農民無限仇恨。一致決議堅決擁護貧農民徹底打垮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大會又揭發了許多舊幹部包庇地主富農的事實，如異己份子白滿牛、郭初見、趙萬身等與惡霸地主白孝斌（前任村長支部委員）結成一把子，欺壓群衆，其餘十個常委也與他們通同作弊。在大會上除白六孩、康懷支二人未被揭發外，十五個常委中就有十三個都被揭發。異己份子趙萬身（異己份子）今年貧苦農民與富農白滿泉的二孔窰，他住不。常委之一的田老開，群衆自發起來扣押惡霸地主白雙璧，他與阻止。至於他們歷年來包庇地主富農負担，長期以及他們貪污姦淫婦女的罪惡是很多的。群衆隨即說：「若這一堆舊幹部把持，我們一定翻不了身！」大家都覺得「這些人就是咱們翻身的絆脚石」。當大會提出：「從村公所到主任代表這一套機構，一律取消，舊幹部聽候審查」，侯家溝、小善畔等幹部提議，各村工作由農會自己辦。立刻成為大會的決議（上次貧僱農大會上扣押了兩個異己份子後各村對幹部大部已被撤換）。並授權給代表會議成立全行政村的農會臨時委員會，領導各村土地改革，並代替村公所的職務。

成立村農會臨委會
按區域劃分選組　各委員分佈均勻

（又訊）小善行政村在農民大會後，接着舉行代表會議，民主選出農會臨時委員會，領導聯合鬥爭，並正式接收村公所的工作。代表們按照農民大會的決定，選舉農會臨時委員會，爲了照顧山地偏僻小村，保持委員的分佈均勻，特別是多年受壓迫不會講話品質很好的貧僱農當選，採用了分組選舉的辦法（在一起選舉容易選上些出頭露面的，能說會道的，因他們別人認識的多，而一些出身極窮的人則相反）。四十餘代表按區域分成五組，每組選二人，小善小組因人口（應是全體農民的人數——編者）較多選三人，共十一人。各選區選出的人都把名單互相交換，五相準備意見，然後集合在一起進行審查。大家審選區選出的委員白明亮，是個老好人，不多參生產，背做小販，農會大家給他提出意見：「他老好一大堆，鬥地主不夠堅決，不能當委員。」小善畔區提議由大善李有才補上，西溝村則提議由小善畔劉眼兒補上（二人均爲大善選區），把兩人的條件比了一氣，大家覺得兩人都不賴，立場穩，都是貧苦人。元溝代表白紫其（貧農）說：「大管在委員裏有王玉仁了，小善畔是小村子，這個委員一大家覺得很對，一致同意劉眼兒補上吧！」結果，郭馬駒等十一人當選，並選出郭馬事、白存花、王玉仁三人爲正副主席。委員選出後即領導大家研究聯合鬥爭問題，確定大地主郭懲、惡霸地主白孝斌、白朋良等，爲全行政村的聯合鬥爭對象，其餘地主，劃了三個大區聯合門，並規定了幾條紀律：「誰也不能私得鬥爭果實，誰也不得向地主富農通風報信，過去給地主富農放債的東西都拿出來，應受表揚，堅決不往出拿的由大家處理，各村不得隱瞞少報果實，不經會議也不得動用鬥爭果實。」會後各委員代表分五路下鄉，準備十五號舉行全行政村聯合鬥爭大會。（要征）

興縣南通農民
馱炭賺明春生產底墊
不看大利，少吃儉用，跑闖一冬，能賺三個月吃喝草料。

（本報訊）興縣二區南通村貧僱中農積極跑運輸。該村十二戶貧僱農，除四戶單身漢經農會研究後，抽出一部份鬥爭果實給做小生意外，共餘八戶都有牲口，其中七戶是從鬥爭果實中分到的牲口或大車，連同村裏的中農已有三十條牲口、七輛大車（拉車的牲口，在三十條牲口數內），開始跑運輸。他們從炭窰馱上炭，到高家村一帶出售，有時還攬些回脚。每天天不明，就成羣結夥的去馱炭，如大人沒空就小孩去，有時就托人捎帶。大人負責裝炭，上下馱子，小孩趕牲口。今天你去，明天他去，大家輪流趕，使家裏的生產都誤不下。據貧農康圪初、張全兒、康貂臭談：馱炭不看大利，只要下苦，少吃儉用，也能做大事，一個人趕上一條牛，牛馱一百七八十斤，人還揹上四五十斤，頭一天吃了早飯到窰上馱炭，回家住上一夜，第二天到高家村一帶去賣，趕黑回來，不在外邊住夜吃飯，除了炭本一回能淨賺一兩萬。這樣跑上一冬天，也能賺出三個月的吃喝草料，明年春天耕地也有牛啦，草料吃喝也賺出來啦，放糧按種。接着他們又說：「不馱炭人和牲口也得閑餓，人也就窮過去了。加上村裏地也不多，估不住人，冬天就是沒個做上的。」（區英）

五寨神池已組織起
五百輛大車跑運輸
貿易局賒貨借款解決運輸困難

（二分區訊）經過二十多天時間，五寨、神池已組織起五百廿一輛大車搞運輸。在五寨城關和附近土地改革村莊，通過村公所、農會、工作團發動，然後介紹到貿易局拉脚（主要介紹他們的成份和個人品質）；在神池，貿易局親派兩個幹部到村裏組織貧僱中農脚戶（中農佔不到三分之一，多係下中農），根據各人的具體困難，預支給一部款項，賒給騾挖娃一條牛，賒給李照才等五對車輪，借款的很普遍（運回貨後歸還）。爲解決運輸力困難，貿易二分公司已責令偏關貿易局到口外購買耕牛，回來賒給缺牛的貧苦羣衆。現在各村羣衆正積極組織車輛，有車無牛、有牛無車的各自關夥。據稱：運輸獲利很大，從岱岳到五寨，每百斤脚費九萬一千元，每輛可載九百斤，除人牲口盤費二十多萬元外，可獲利五十餘萬元。（王志成、松毅）

嵐縣東陽潤翻身委員會
各委員互相審查資格
規定各村訂出之成份須互相審查

（嵐縣訊）二區東陽潤行政村於上月二十七日召開各自然村翻身委員（四十一人）的聯席會議，經嚴格審查會員成份後，選出金貴等十人成立行政村統一領導機關——翻身委員會。開會的前幾天，新安村貧僱便提出要互相審查各村的委員，於是各村都將自己村的委員名單送給外村，讓外村貧僱農審查。會議上新安村委員毛眼（貧農）提出東陽潤村長鈺不夠委員資格，他說：「他雖然是個窮人，但在日寇佔領嵐縣時，他當過偽村警，到新安打過羣衆，拐過女人，他不能給羣衆辦事。」大家決定當場撤職，交給羣衆討論處理，並重新補選委員。當康家塢委員介紹了他村因家族關係，對鬥地主有顧慮，所以選出參加行政村的兩個委員，一個是今年才來的六十多歲的退伍軍人老劉，一個是外來的買子（買的兒）有來（本質又不好）的情況及選舉方法時，大家都對康家塢提出批評，賈家墕委員貧農東爲說：「你村選兩個委員是半路上揀的，他們什麼情況也不了解，怎能領導羣衆鬥爭地主呢？還就[illegible]應付，家族關係不好意思鬥，叫他們鬥個地主嗎？鬥爭只是要發動羣衆才行。」新安委員曾金貴說：「咱天下老百姓一家人，要鬥個地主階級，不能管家人父子。」接着他介紹了他村如何打破家族關係，向地主鬥爭的經驗後，轉入小組會專門討論康家塢的委員問題，一致意見，叫康家塢進行階級教育後，重新審查委員。會上大家鑑於有些村子對選舉委員不夠慎重，決定今後委員經常交羣衆審查，不合格的隨時撤換。會後康家塢村羣衆將有來與老劉撤換。東陽潤經過貧僱農及農民會議，又審查出兩個不合格的委員：魏林眼（中農）、馮存富（中農），因他們爲了把自己的成份訂低，便掌握住把全村成份壓低，魏林眼還包庇地主明計，爲富農，當即撤職，並重新發動了委員會。兩個會上又討論各村訂成份問題，一致向北村提出意見，該村把不少地主富農，錯訂成中農（因各村都相隔三四里，相互都了解）。新安委員乃提說：「訂成份要公道，咱們鄰台鬥爭，各村應互相比較，你村把地主訂成中農，還就不能徹底消滅地主階級，也不是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爲此會上又決定：成份主要由本村訂，同時要經過各村互相審查，方法是一村成份訂好後，送到各村，有意見批上，作爲該村參考。（閻玉）

交城水峪貫群衆
教訓駐軍生產員閻二保

（交城訊）水峪貫羣衆正在同地主惡霸進行清算鬥爭的時候，發現了分佈生產員閻二保包庇惡霸富農白鳳奎的事情。於是羣衆自動在本月四日召開大會教訓閻二保。閻二保出身貧農，入伍四年了，去年到了水峪貫就住在該惡霸院裏，並與其婦女發生了關係。在土改工作組未來以前，他就給該惡霸說：「你家是富農，東西保不住了，早點想法子吧。」該惡霸便將財物轉移了。羣衆調查出以後，就把閻二保扣起，開會處理。貧農任丙茂說：「你不夠當八路軍，我們就要開除你。」白可意說：「我們不能允許這狗腿子。」閻二保起初還不向羣衆低頭，接受錯誤，川公家人來抵抗羣衆，使羣衆更加憤怒，教訓了他一頓。第二天，閻二保在大會上接受了錯誤，羣衆說：「念起你是個貧農，幾年的八路軍了，饒了你，日後可不敢這樣。」閻二保說：「大家打的我對，日後我絕不敢了。」羣衆才派代表將他送回去。事後部隊同志說：「羣衆教育的最好了，今後叫水峪貫的羣衆審查審查咱們吧。」（明溪）

兩個退伍軍人不一樣
——史春德當選翻身委員　王海生被撤消退伍證——

（臨縣訊）臨縣城內兩個退伍軍人，一個被羣衆選爲翻身委員，一個被羣衆批評鬥爭。五十六歲的老年退伍軍人史春德，出身雜工人，去年由後勤部工廠退伍下來，安置在城內二道街。在部隊一貫表現好，鑑定表上寫到他工作吃苦負責，三九年敵人「掃蕩」時，史春德不顧自己的東西遺失，去保管公物。這次土地改革開始，羣衆叫他參加了貧僱農小組會，成立翻身委員會分會時，該羣衆選爲委員。鬥地主，挖窮根，評成份中都很積極。大家談論起來，都說老史待人和氣，沒私心，和咱窮人團結的多啦。貧農任福全說：「這人仔細哩，沒見過他買的吃一根紙烟，買的吃一顆瓜。」另一個退伍軍人王海生，藉着退伍軍人的名義，到處撞騙，破壞政府的法令。今春他先叫一區給他調劑了六分水地，後又欺騙臨市政府在南關調劑了八分水地，他的家在方山二區[illegible]上居住，他出了錢以他岳父的名義，又買有水地四畝半、上坪地四畝，在臨縣市二道街又調劑的一處門面，租出去吃賃錢（五十元白洋），又在本城獎市街，私自叫主任李成生給他調劑了一眼窰，東關、南關調劑的水地也租出去，得現租小米六斗。違法販賣紡品，販牲口不上稅，九月一個月中販賣三頭毛驢、一匹馬，都沒上稅；打罵羣衆更是常事。這次土地改革中，貧僱農會上大家紛紛議論，有的說：「政府調劑地是叫他自己種哩，誰叫他當新的地主了？政府也有過慮哩，爲什給他調劑了？」有的說：「這種人就要在土地改革時，把他的威風打垮哩！」後羣衆即把他扣押到縣政府，十月二十五日召開大會鬥爭，王海生在部隊上的指導員也趕來參加，揭露了他鬧小盜，私刻公章受過處罰，跌傷腿才退了伍等等事實，最後羣衆鬥爭後，把他的退伍證收回來，三等殘廢優待證也當場取消。（翻身委員會高元、樊民先，工作團郭瑶、胡光照）

三交群衆
收回魏大何的復員證

（臨縣訊）魏大何自四五年從後勤某工廠退伍後，政府把他安置在三交，羣衆讓出舖面和窰洞，幫他經營工，可是他還要以怨報德，欺負羣衆，住在張恆生院裏時，趁張的老婆住娘家，他就撬開人家的箱子，偷了人家的首飾和錢子[illegible]；又如開居民會時李翻管撥了下他的鹽口袋，他就詐騙人家說丟了十萬塊錢，並讓當到三交治病來的石某工作員的老婆，公開把該女人搬到他家住，民兵少先隊去查夜，他又拿鐵桿打他們。甚至因丟了一隻小貓，便打罵威嚇羣衆：「不交出來就要槍斃。」十二日晚，羣衆開會解決他的問題，到會男女羣衆三百餘人，紛紛揭露他的這些行爲。復員軍人呂玉東批評他剝削學徒，不給學徒吃飽飯，打罵學徒的統治剝削思想，民兵李天喜指着他說：「你和那個女人搞鬼，打了我們查夜的人，又到市公所報告我們偷了你的十萬塊錢，你真欺負人夠啦！」氣得樓上去揍了他一頓，最後羣衆經研究決定：撤消復員軍人資格，收回復員證，讓他回老家河曲去（已辦放），留一部份財產給學徒（按他全部家產值本幣一千萬元）。這個大會上又批評了抽大烟、賣大烟、包庇強盜的復員軍人孔憲園，他當場向羣衆承認錯誤，訂出條件，找了三個保人，表示堅決改正。（任澤、李瑗）

解放神木的傷員下來時
沿路群衆熱烈慰勞

（神府訊）解放神木而光榮負傷的戰士們，從前綫下來，受到沿途人民熱烈慰勞。揹架行經沙峁時，羣衆都跑來問長問短，一個傷員的同志，住在劉茂元家裏休息時，茂元的婆姨一口口的給餵飯，並給提個尿壺。開到王桑塔休養站時，沙峁村羣衆即帶了花生、棗子、羊肉前來慰勞。擁軍模範王媽媽也專從五十里以外撐着手杖，帶了一條羊腿來慰勞。到休養站後，即到病室內親切的慰問傷病員，並給同志們洗臉倒尿，打掃縫衣服，整整忙了一天，如同親人一般。孟家川、賀家川羣衆聽到神木下來了傷員，自動集資慰勞，村主任賀長凱一人就出了五萬元，一共慰勞了二十九斤羊肉和一斗二升棗子。貧農賀補在把給他孩子卓下的棗牌，也要慰勞傷員。傷病員都感動的說：「羣衆待咱們太好了。」（馮志剛、馮介玉、王志平）

（又訊）神府支隊教育幹事康文林同志不幸傷重逝世，當地羣衆都拿了燒紙前來弔祭。一區區委書記和王媽媽亦前來弔祭，王媽媽走到康文林同志靈前，給跪下燒了紙，含淚走回。現康同志靈柩，已送回原籍安葬。（馮介玉、王志平）

民兵楊祥、任雙牛
抗擊閻匪英勇犧牲
孝義高阜窊野羣衆民兵舉行公葬

（新華社孝義訊）十月一日閻匪向七區高阜、窊野一帶進擾時，民兵楊祥、任雙牛等四同志英勇迎擊，並把兩個閻匪偽鄉村人員追擊了五里。返回時，不幸被閻匪四十五師×團的閻匪四面包圍。他們四人展開了肉搏，在突圍中，楊祥、任雙牛二同志英勇犧牲。另外兩個民兵見到楊、任二同志被敵殺死，悲憤異常，拉開兩個手榴彈，將敵營長及五個匪軍炸傷倒地後，兩人跳崖衝出了敵人的包圍。戰鬥結束後，羣衆去抬爲人民犧牲了的楊、任二同志，看到楊、任二同志爬在地畔上雄糾糾的瞄準姿勢後，大家都落了眼淚，並自動籌備埋葬烈士，及安撫烈士家屬。

中陽道棠村農民
嚴格管制地主行動

（新華社呂梁十五日電）中陽五區道棠村羣衆，對鬥爭與貧行後之地主，嚴格監視。該村十七家地主，全部在羣衆監督下，住在羣衆所指定的窰內，並制定紀律，地主須確實執行農民命令，出門要向羣衆請假，回來要向羣衆報告，不准指鷄罵狗，不准造謠，違犯者由羣衆處理。地主傳生要賣羣衆的窰時，找貧農高二寶意見，叫[illegible]說：「[illegible]」並檢查他們的[illegible]後，才放[illegible]。現該村貧農[illegible]民正命令[illegible]地主[illegible]。叫你掏我們的窰嗎？」中農兒童劉來娃趕來說：「你撿條後老子放下。」地主傳來順順的把窰倒了出來。該村僱農傅治邦在交口集上遇見地主傳棠的兒媳和女子相跟着趕集，他質問道：「你們做甚來了？」[illegible]把天翻過來了？」（鄭翻）

來函聲明

編輯同志：十月四日[illegible]版登「[illegible]工作團組織[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三分之一，[illegible]工作團[illegible]，有說明移[illegible]，行政村是一村，稿子只說六村，不是如此。[illegible]後我還不知道，看出，有關心中我們頭[illegible]的威信與真實性，請編輯同志更正。

[illegible]　十一月四日

各解放區 馳電祝賀石莊大捷

（綜合報導）晉察冀解放軍於十二日解放石莊殲敵兩萬餘大捷傳出後，各解放區黨政及各界紛紛馳電祝賀。中共中央晉綏分局、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行政公署賀電稱：「此一光輝勝利，不僅對蔣賊爲一沉重打擊，且對困居太原之閻賊亦爲一晴天霹靂。」晉綏臨參會特代表全區三百萬人民，去電致賀。華東解放軍許世友、譚震林、饒有法、劉少卿等將軍賀電稱：「我華東軍民決以消滅山東蔣匪，配合你們作戰。」冀東行署黨政軍民各機關聯電祝賀稱：「在你們的勝利鼓舞下，我冀東全體指戰員正奮不顧身，英勇向敵堡開展猛烈攻勢，配合你們作戰，以期早日打倒蔣賊，建立新中國。」

我軍再度兵臨膠濟路 擊潰西逃敵五個半旅

殲敵兩千餘繳獲物資車輛甚多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八日電）解放軍於十月革命節前夕，再度兵臨膠濟路高（密）濰（縣）段，完全擊潰二次向西逃竄之蔣匪整九師全部及川援路匪整六十四師、整五十四旅、一九八旅、整八師一零三旅之三零九團共五個半旅兵力，殲敵兩千餘。按蔣匪整九師在上月初旬膠河戰役中，遭我打擊，西竄求逃，至本月六日，二次自高密沿膠濟路向西逃竄，當夜我軍突然出現於其西逃路上，將該匪包圍，經三晝夜激戰，殲匪一千五百餘，將餘匪壓縮至高密西北大江灣等少數孤立據點內。八日，自平度南犯之蔣匪整五十四師一九八旅與（濰縣）高（密）地區蔣匪整六十四師殘部等會合，復忙向西增援，我軍除已一部乘勝於八日收復平度城外，另以勁旅截擊匪西逃去路。至十三日止，匪軍全綫潰敗，繳遺扭頭向西回竄，我軍奮起追擊，又殲俘敵五百餘，繳獲物資車輛甚多。

又訊：解放軍一部於七日襲擊即墨城北六十餘里之王疃鎮據點，全殲三個鄉聯防隊，生俘七十四名，斃傷共四十二名，繳步槍三十支。

伏牛東麓戰役第一階段 我克八城殲敵五千七

（新華社豫陝前綫十八日電）豫陝解放軍前綫司令部頃發表第十四號公報，公佈伏牛東麓戰役第一階段戰鬥經過及戰果稱：（一）戰鬥經過：本月一日，東綫我軍在南召、登封間三百里戰綫上發動攻勢，至六日止，連克臨汝、魯山、寶豐、登封、郟縣、南召、葉縣、方城等八城。此一戰役有三特點：第一，攻勢猛：戰鬥開始，南召五分鐘即解決戰鬥，守敵被殲。魯山第二，方城一部守敵除魯山、方城一部隨竄外，餘皆一網打盡，激底殲滅。第三，陸海戰役敵我傷亡比例爲十比一，我傷亡次爲召俘敵三百五十七名，我僅傷七名，臨汝殲敵七百名，我傷五十四名，魯山俘敵三十餘名，我僅犧牲一名。此指證明我戰鬥力空前提高。在我發動攻勢後，李鐵軍即率部從二日起，蔣匪第五兵團七個旅，缺援，二日起，相繼侵佔臨汝、登封、郟城、寶豐、魯山、葉縣、方城幾個縣城，我已主動撤離，一部於八日再克臨汝西之汝鎮，一部於十一日再克方城，殲之……

逃犯已被阻擋於魯山、寶豐一綫，李鐵軍再一次被我調動，疲於奔命。（二）戰果：解放縣城八座，殲滅敵第十五師師直特務營及其所屬兩補充團、一九零團、一九一團、四十七師一二五旅一個營，暨臨汝、許昌、登封、南召、葉縣保安團，寶豐自衛總隊全部，斃傷敵五百九十餘名，生俘十五師師長武廷麟、副師長姚北辰以下五千一百一十二名，合計殲敵九千七百零二名。繳獲各種砲十九門，輕重機槍一百六十八挺，長短槍二千九百一十一支，子彈二十餘萬發，電台八部，電話機四十六部，機鎮六付，汽車九輛，糧食一百一十餘萬斤。

我軍在石家莊攻堅戰中 表現近代化作戰技巧

數十門大砲齊發壓倒敵火力

（新華社晉察冀前綫十八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在突破石家莊強固防綫戰鬥中，表現了優越的近代化攻堅作戰的技巧和協同作戰的優勢。砲兵射擊和步兵運動時間異常準確，顯示我軍作戰中的高度組織性。八日突破匪市溝，擊潰外市溝防綫中，我擔任攻擊的解放軍某部，在接敵時，以數十門大砲連續向敵轟擊，幾分鐘內，蔣匪三十米遠之三大碉堡、六個低碉、八個地堡全部爲我摧毀，守敵半數爲砲火埋葬。大軍隨即在猛烈砲火掩護下，繞過外壕，跨過環城鐵路。由於我各種兵種之周密配合，致使進攻部隊無一傷亡，而蔣匪吹噓之「永久性堅固防綫」，卻在十九分鐘內爲我突破。十日，該部在強攻二道防綫中，砲火再顯神威，各個射擊目標應聲而毀，戰士們在煙霧中開始強攻，突破口打開後，三路突擊隊齊頭並進，打退敵人數次反撲。飛行爆炸員以巧妙動作，摧毀阻礙我軍前進之圍牆，我大軍乃源源湧入，敵陣營遂即大亂，我尾追部隊直向市中心挺進。

軍事危機震盪蔣匪 蔣區物價再度猛漲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上月下旬一度停頓的蔣區物價漲風，最近又已開始波動。據路透社十七日電，過去一週中，物價已普遍上漲百分之十。蔣幣劇烈下跌。十七日，美元與鈔已超至蔣幣十萬零三千元，較十三日之八萬八千元，已上漲百分之十五。路透社稱：物價之陡然上漲，與最近蔣介石軍事失敗有直接關係，據說，上週內有不下於五百億元的資金由華北各城市逃至上海。石家莊的攻克，使資金逃避加速進行）。蔣介石的感性而貨幣膨脹，有加無已，據上海字林西報十六日某權威方面消息，蔣匪中央銀行將於下月發行千元新面額關金券（合蔣匪「法幣」兩萬元），此項大鈔已由中央銀行設法印出，對在租川「中央」「中國」兩航空公司之飛機運往各地中央銀行分行。據說，每架飛機能運輸約值五百億元「法幣」之新關金券，並信新面額紙幣傾入市場，將引起驚人之物價漲風。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據報導，近日北平物價普遍上漲，蔣幣幣值作打破記錄之暴跌。十四日，每枚銀圓價格爲一千六百元，至十五日，即迅速漲到二千一百元。美金黑市價至十四日已猛漲至十萬零四千元蔣幣兌換一美元，較八月修訂匯率時高出一倍多，而較上海同日市價即高出五千元。美聯社稱：此種現象，係蔣匪反人民內戰在華北戰場上不斷的軍事失利之直接反映。

豫陝東綫我軍 再克臨汝縣城

（新華社豫陝前綫十八日電）東綫我軍一部十四日晨再克臨汝縣城，守敵潰竄。

簡訊

英國已讓……英國政府……六日……英使館……八月間，將……「……」……已「……」……之「金……協定」……亦已……。

魯南地方基幹兵團 一小時戰鬥殲敵四百

（新華社魯南前綫十七日電）魯南地方基幹兵團一部，九日於滕縣東北（滕北地區）以十二比一之傷亡比例，一小時的戰鬥，殲敵一個團部及一個營，創該區地方兵團殲滅蔣匪正規軍之光輝戰例。是日晨，蔣匪整七十二師（按該師係今年四月在泰安戰役全部被殲後重新補編而成）新十五旅四十三團團部及所屬第一營，在其團長陳耀先率領下，由濶卯滑縣城（前）一路向我進犯，竄至城前地區，遭我預伏部隊猛烈襲擊，經一小時激戰，匪軍全部就殲。除團長陳耀先及營長外，共殲敵四百十五名，內俘敵二百零八名，繳迫擊砲十二門、輕重機槍十四挺、子彈七萬餘發、步槍及其他軍用品一部。我僅犧牲七人。魯南軍區特予傳令嘉獎。

敵我形勢基本變化 濱南我軍勝利出擊

～濱南前綫指揮部評稱～

濱（海）南前綫指揮部頃評濱南我軍勝利出擊，爲劃分濱南敵我形勢基本變化階段。（新華社華東十七日電）四十天來，濱南各級地方武裝在隴海東段諸城、新海外圍與臨沂外圍沂河、沭河大平原，展開連續性攻勢，殲敵三千五百餘人，克復收據點二十餘處，村莊五百餘。現濱南至隴海路，西至沂河，東至東海之縱橫二百餘里廣大地區，除新海、郯城、馬頭、臨沂外圍各孤立據點外，已無敵蹤。我軍並控制隴海路曹埠至阿湖段百餘里，同時切斷了敵海徐公路，使濱海軍民與蘇北前後軍民取得直接連系與配合作戰。攻勢特點之一，爲主力兵團與各縣地方武裝民兵，在戰術上已取得有機配合，統一作戰。特點之二，爲我軍動作迅速，出敵意外，當我插進蔣匪心腹沂河東東岸時，敵猶以爲是其自己部隊。特點之三，爲我軍戰士經土地改革教育後，階級覺悟提高，士氣旺盛。特點之四，爲一經解放之村莊，即掀起分地分浮財鬥爭，並在保護果實要求下，立即成立聯防自衛隊，圍困敵之孤立據點。

意法國內階級鬥爭日趨尖銳 歐亞民族解放戰爭捷音頻傳

～國際一週～

過去一週，意法兩國的工人階級掀起了保衛民主和平與反對法西斯的大浪潮，這反映了該兩國國內階級鬥爭的日趨尖銳化，也標誌着兩國勞動人民鬥爭的新形勢。

在意大利，最近法西斯匪徒在加斯貝利當局——民主的敵人——的庇護與縱容下，四出挑釁，陰謀爆炸米蘭意共總部，並殘殺勞動人民。此種罪惡陰謀立即激起了米蘭十五萬工人的抗議大示威。米蘭總工會宣佈了總罷工以示聲援。罷工與遊行示威的風潮，迅速席捲全意，在米蘭、那不勒斯、都靈等許多大城市中，示威者搗毀了法西斯平民黨總部，追緝懲辦法西斯份子，焚毀法西斯報刊，與痛毆法西斯的工人示威者更進行了堅決英勇的戰鬥，那不勒斯的工人以赤手空拳解除了實行血腥鎮壓的軍警武裝，到處發生了短兵相接的「市街戰」。意總工會已經決定要求政府立即解散一切法西斯組織，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號召建立更廣大的民主勢力的新陣綫，並號召在一切方面進行堅決的戰鬥。古馬正在怒吼，勞動人民在爲「自由民主獨立」而行動起來了。

在法國，爲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休戰日，巴黎勞動人民舉行了「保衛和平民主獨立」的大示威，戰鬥的口號和紅旗迎風招展。法國工人的罷工運動仍繼續擴大中。巴黎公用事業工人罷工勝利結束後，巴黎麵粉工人自十三日起，開始要求增資的罷工，馬賽工人自十日也開始了反對當局針對新上台的馬賽市長的罷工，因此而受到戴高樂派西斯份子的當局瘋狂襲擊，死傷工人多人，但是罷工者反而更進一步的團結鬥爭，十四日馬賽總工會決定在作爲犧牲者舉行示威時，全體工人停止工作，當局發佈命令鎮壓勞動民眾，馬賽總工會已決定號召全體工人以罷工答覆，馬賽總工會已決定號召全體勞動人民反對法國的自由權利而鬥爭。這一切，顯示法國勞動人民正在施展其一切力量，向戴高樂派法西斯份子的基礎陰謀以及爲其鋪路的拉馬第政府，展開再接再厲的鬥爭。

歐洲兩個國家所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一週間，不斷傳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希臘民主軍於上月間勝利的攻擊了法西斯政府軍抨扎性的攻勢後，目前已取得了主動權，自前線中、南與西北部又開始了大規模的新攻勢，並不斷的取得新的戰果，民主軍的壯大，民主已首次參戰。隨着解放區的擴大，民主軍總部也進行了許多民主建設和軍事的工作，成立了內政委員會，和軍民的協助工作，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解放區的生活和衛生的法令，偷了復了。美帝國主義的教育，使人民以百倍的信心，擁護共和國。美帝國主義的控制和援助，干方百計，企圖挽救其垂危，但美國的止如美國的援助，以偏所說：「任何美國的政策，都不能挽救已破產了的希臘保皇派政府。」印尼人民在正面戰場，仍繼續進行堅決的自衛戰。在荷佔領區內，抵抗荷蘭侵略者的人民運動正在興起，工人農民罷工，甚至在巴城也一再舉行盛大的示威。各地各族人民在荷軍的高壓下，仍堅貞不屈，並在荷軍中效忠印尼共和國的決心。這都給一致的敵愾同仇，是印尼抗戰力量的不竭源泉與終將勝利的至高保證。

聯大仍在兩個陣營的激烈鬥爭中進行。上週，以蘇聯、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通過了明年五月結束英帝國主義的議案，並一致的委任統治。聯合國全體大會上又通過了美國的英美帝國主義對巴勒斯坦的議案，鳥克蘭被選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使美帝國主義陰謀破產。這是民主陣營一週來在聯大鬥爭中的兩大勝利。（十日至十六日）

我的錯誤之檢討

——關於貧農張紅奴通訊之處理問題——

胡正

對於我們錯誤的積壓關於貧農張紅奴通訊之問題，昨今兩日發表了三篇文章——本部及陳蟬鵬、胡正三同志的文章，這裏，暴露了我們工作中的許多問題。至於對這問題的檢討，很不夠，更來不及作全面的檢查，希望讀者細心閱讀，給我們提出意見，幫助我們更深入的發現自己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以便作有效的糾正與改進。

本報編輯部

關於盧晨發同志所寫的稿件，由於自己不負責任積壓很久，且在處理中沒有貧僱農立場，至延期百多天始於昨日列出，我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發現錯誤之經過

當通訊科同志轉來此稿時，讀了作者的來信，文章沒顧了一半，就覺得不好用，把它就擱起來了。後通訊科同志來詢問該稿，自己竟忘記了，因此，先說沒有見到，後又沒有在存稿中認眞翻閱，通訊科同志當即說他們已告知作者未收到，我到後也不必再理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引起自己的任何考慮，就馬馬虎虎放到腦後了。

月初，翻出此稿，由另一同志處理時，發現有問題，但當研究時，我覺得該稿充滿了中農情緒，於是猶豫於加按語列用或寫信給作者提出意見，就又拖延了數日，才交給副刊代理主編，在對處理此稿的討論上，仍未得出明確肯定意見，又拖延了數日，直到前幾天代主編參加編委會議回來，才又提出此稿，又經過討論後，才決定整理出來交領導上決定。（後決定用原稿）

當領導上指出積壓此稿，並在處理中，對貧僱農自殺這件大事，未引起重視，而只考慮列用與否是立場不對，自己方才大悟。

關於錯誤之檢討

收到此稿時，是八月下旬，副刊代主編作因事休假，同時，稿件已有積壓現象，由於稿件多和急於處理出已決定當天需要之稿件，因而對新來的稿件，只看看標題，看看開頭，看看文章寫的好與否，沒有注意來稿性質，因而就沒有分別重要與否，把這新來的稿件，就塞在那裏了。到副刊代主編假滿參加工作後，因保德地區來稿是歸他負責，他也沒有及時處理這一時期的積壓稿件，自己也沒有主動催促，自己處理稿件時，即是先處理自己負責地區內稿件，對工作採取了不是對群眾負責的自由主義態度。因副刊人事關係，自己對工作有意見，不安心工作，同時亦未積極向領導同志反映情況，結果使積錯越壓越下來，不能及時登載，使其早日列出，有利於農民翻身運動。

更嚴重的是自己對於作者一封對來稿也是對農民翻身很熱情的信，未引起任何重視，因此在看此稿時，看了開頭一段，又覺得寥濶，而沒有仔細的讀完全文，就輕易的決定不能用了，這充分的說明了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和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密切結合起來，還沒有把全副精力貫注在這偉大革命運動中來。因此，這件事又表明了自己不是以貧僱農立場，十分加緊關於土地改革的稿件，從稿件中認眞負責深入地發現問題，考慮稿件對土地改革工作的配合及其指導作用。

還有一個錯誤的認識，即認為副刊稿件時間性不重要，所以對積壓之稿件不是負責地及時處理，而對通訊員同志，則不考慮作者此種工作之作用以及作者作了很大力氣，這又說明了沒有為群眾服務的熱忱，也就沒有對通訊員認眞負責的態度。

總之，思想根源，則是沒有貧僱農立場，這要現在後來處理這一稿件中，只猶豫於用或不用。同時，又覺得通訊科同志說他們已告作者未收到，不必理了，所以又考慮到寫報的威信，而竟不顧貧僱農利益，把寫報的威信與貧僱農利益對立起來，不能立即勇敢地承認以至揭露這件錯誤。而對貧僱農自殺這件大事，也還未能引起自己的重視，自己沒有把貧僱農所遭遇的一切，就像自己所遭遇的一樣去對待。因此，也就未能站在黨報崗位工作的崗位上，把報紙當作貧僱農的喉舌，為貧僱農說話與撐腰。

以上檢討是極不深刻的，準備在正在深入的「查階級、查立場、查思想」運動中更深刻的檢查自己。關於此檢討之不深刻處以及我們錯誤處理不當之稿件，仍希讀者作者同志們揭發與指正。

十一月十七日

一條新聞失實的檢討

綏蒙新華分社記者　任重捷

八月二日報上列出在土地方武裝五十五天內打垮「維持」，收復村莊二十八處一稿，是我於七月間在十一分區參加各縣武委會主任聯會時，據右玉縣主任鄧克孝和區副大隊長張縣二同志彙報寫的，原稿曾給武裝科長唐伯山和張錄等同志看過後始發出。此次右玉打斷維持村一平等同志說，當時該縣西山實際打斷維持村，莊僅十處，其餘有係四五月間敵騎兵「掃蕩」，通往老營要道村中，敵撤走就完了，有的像大小路家屯只要個別地主爲報復群眾，會叫過敵人，至後這些係後投靠敵人入城裏，群眾從來「維持」，僅有陽天和這村群眾曾經歸向「維持」一份子作鬥爭，不過由公開轉成半公開，實際未打垮。顯然這條新聞與事實大有出入。這給群眾在群眾中威信的損傷，我要負很大責任。自然唐、劉二同志亦不當推卸其應負之責。我自己思想上對寫稿存在着極其錯誤的想法：即單純完成任務，並夾雜個人打算，如趕得每月多發給總分社些稿件，怕報上登的自己的稿子少，不光彩，而對別處的消息對讀者、對報紙會有何作用與影響則很少考慮，那次回會採訪，一聽右玉縣「維持」材料，隨即發稿寫出，恰巧又有送信人要走，就給委員負責人也沒給看，當時想：開這樣一個會，劉又是擔任主任，張縣長也曉得，有做總的，並給唐科長喚過，他同意，大概不會錯（？），這都說明自己對群眾對事實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加之劉克孝同志說那次據報精神上就有跨大，數目字不確實，有的把估計數為肯定。另外唐伯山同志說：「我也受了騙」，「嗆稿子時，我滿在那裏還當沒的事。」自然錯誤不可避免。由此我想為今後要使我們的報紙澈底根絕不眞實新聞，像我這種思想必須下決心除掉，做到實事求是，克服一切個人打算，為黨為人民應負完全責任，這是個立場問題，同時我們要深入群眾，反映眞實，神川幹部關了，深入群眾反映真正群眾呼聲。另外像劉、張二同志那種不說老實話，欺騙上級，誇大事實的虛偽，其思想動機是祖其所勞的，而唐伯山同志那種不關心報紙及不負責任態度，也應該徹底的轉變。我們大家（連我在內）對反「客里空」運動究竟採取什麼態度，是值得檢討的。

改錯稿件之揭露

——摘自呂梁新華分社反「客里空」報導——

（一）八月三十一日，晉綏日報一版頭條列登「孝義縣在全面開展救荒救死工作中，並從長期著眼，加強邊緣區對敵經濟鬥爭」的報導。該稿原來較長，是根據一次縣區幹部會議上的檢討與決定寫的，前面一大段，是檢討該縣領導上嚴重忽視救死的指示的，這正是當時孝義的實際情況。因爲七分區毛專員的提議，該會才檢討與佈置了這一工作（該會原來是研究土地改革的），確定了一些救死的辦法。但列出之稿中，卻把前面一段檢討完全刪除了，只留了後面一段「決定」，再加上編者所加的一個「導語」（見前），於是該稿完全變成「表揚」性的了。而且把原稿中「會議決定」之類的詞句完全刪去，使「決定」完全變成了「實際行動」，造成了與事實不符的報導。

（二）分社報導「平介永濟於修成」一稿中，有關該於修成後，「如以豐年估計，約可增產糧食二十萬石，如以平年估計，則可增產糧食二十五萬石。」因爲豐年一般土地產量提高，因而洪過土地的增產數量即相對減少，平年則度是。但編者不仔細研究這一道理，即改爲：「如以豐年估計，約可增產糧食二十五萬石，如以平年估計，亦可增產糧食二十萬石以上。」把原意完全改錯了。

（三）今年一月分社報導古縣殲滅蔣閻頑軍大隊的通訊中，原稿中戰果是：繳獲了一百多輛大車，其中滿載彈藥、白麵、衣被……等（大意如此），但編輯同志卻改爲「一百輛大車的麵粉……」把麵粉以外的重要戰利品都一筆抹殺了。

（四）去年七月間四版刊登的「一個臨縣事員老先」，是分社寄出的副刊稿，記者一開始的是「民運部……」，編者不問情況卻加上了「七分區」三個字，七分區就根本沒有個「民運部」，而是在「呂梁」，原稿是老朱三天磨豆腐一百二十多斤，卻改成了一天磨豆腐一百二十多斤。同類的事還有今年七月分社寄給編輯的另一篇：「檢舉中的子弟兵」「人拉犁」，本是汾陽的事實，但列出後卻成了「中陽」了。

（五）去年五月分社發出的「汾陽六區大規模發動群眾減租」一稿中，寫到該區「後山大部村莊沒有租佃關係」，而編者就主觀估計寫加上了註釋：「因爲受嗎鍋山縣組分地之故」，實際上該地是我八年來的抗日游擊地，閱兩根本沒有去過。我們把這些揭露出來，希望能引起編輯同志的警惕，並深入檢討。

十一月十五日

我對文水漚壞公糧萬斤報導的檢討

編輯同志：

看到十月二十三日報載文水縣長徐光遠同志「關於漚壞公糧萬斤的檢討」，我回憶了對該問題的報導（見於九月二十三日一版）之後，深感對黨報的不負責態度與群眾觀點的薄弱，是值得嚴格檢討的。該稿是我在八月底，到分區參加了分區會議，聽取來專員報告後寫的。當時自己只認爲八分區食糧浪費嚴重，應加揭露，藉以引起警惕注意。但因思想上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這就是文水人民的血汗，是對人民不可寬恕的罪惡），缺乏明確的認識。因此，會後僅存率不負責的向米建徵同志詢問了幾句，即匆匆沒有想到當時也在會場的徐縣長進行深刻採訪，即匆匆回分社，致使該稿根據的不明實任。且在稿中「竟被忘記」與專署發現追究時已全部漚壞兩句，又與徐縣長檢討有出入。記憶所及：後一句是來專員反映的，前一句則可能是我推斷臆說的。稿寫好後，又未經他們兩位審查即發出。上月二十三日報上首次指出：要我將這件事追究責任時，對這一嚴重警告，我並未加以重視與檢討，並以爲自己已經離開八分區，該新華支社一定會協助的，以此來推卸責任，實屬錯誤之至。我這種對人民對黨報不負責的態度與不實事求是的作風，是應該嚴厲受到黨報的批評與人民的指責的。

敬禮

鼎明

郵政通告

[illegible]……特此通告，不另行文